

# 民族叙述

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欧阳可惺 王敏 邹贊 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民族敘述

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欧阳可惺 王敏 邹贊 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欧阳可惺，王敏，邹贊等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5668 - 0600 - 0

I. ①民… II. ①欧…②王…③邹…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0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6868 号

---

##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著 者：欧阳可惺 王 敏 邹 贊 等

策划编辑：史小军

责任编辑：李 艺 周玉宏 黄 球

责任校对：黄 颖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58 千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新疆大学“211工程”  
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序

## 指向公共性建构的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的民族主义话语观察

本课题在 2009 年 6 月刚刚获准通过后，当课题组的成员还没有开始对一些课题内容进行仔细分工时，新疆的“7·5 事件”发生了。接着一系列政治学习、值班、维稳工作等，确实给课题组成员们后来的课题研究工作带来了时间上的紧张，再加上半年多的网络管制、信息不通，给在新疆的课题组成员查阅文献资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一切，都在消耗时间……

这段话是欧阳兄新著《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后记中的第一段文字。我不清楚对于一个非新疆籍的读者来说，这段文字意味着什么。或许它只是一般的陈述，或许会因为他对 2009 年新疆“7·5 事件”有所了解，而会有所感慨；但是恐怕也仅此而已。但是对于一个新疆人，一个在 2009 年 7 月 5 日下午授命徒步返回学校并亲眼见到了路上还未擦去的血迹与脑浆的新疆大学人，一个经历了那个几乎是长达两年之久的平息事态、稳定人心阶段的乌鲁木齐人来说，这段看似平淡、高度概括的陈述中，该会包含着多么难言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呀！

欧阳兄的这段话，也把我带回到了三年多前的日子。记得从 2009 年韶关“6·26 事件”发生起，我就开始逐渐陷入不安与担忧之中。那段时间，我不断地与欧阳兄通电话，好多次拨通电话时，他都在办公室里值夜班。周末如此，中秋、国庆如此，元旦如此，春节亦是如此。在我们这些内地的民众，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与亲朋好友欢聚周末与节日时；欧阳兄，却不仅与新疆人一起承受着“7·5 事件”及其之后的伤痛、焦灼与紧张，而且还要为学校、为乌鲁木齐、为新疆的稳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度过

## 2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好多个翻来覆去的夜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大约有两年之久。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与生活的欧阳兄和他的团队，却完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它如今就沉甸甸地躺在我的手中！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裔文学的民族主义表述，而其中新疆文学的材料，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学材料，占有重要的份额。“7·5事件”，对新疆族群情感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有一段时间，如果一个汉人拿着一个馕走在街上，都可能会遭到路人的斥责。然而，《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却毫无戾气，反而充满了理性与包容：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对文本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用话语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用像福柯解构主义这样的话语理论来解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某些文本表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把它看成是动态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建构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彼此间的互动，而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同时，不要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看作是某种刻意的同一性的政治文化权力或政治文化操纵的产物，而应当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动态变化过程中去进行考量，多一点文化的思考，少一点传统的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第46页）

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意识，如果用传统批判性概念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进行判断和批评，可能会使真正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积极性构建活动消失，会简单地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的某个层次囊括实际表达的全部意义，从而会使读者或公众产生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误读，使我们无法对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有充分完整的认识。（第40页）

同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变化、协商的社会文化构建活动。在这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作为参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或研究的多数族（汉族）同样可以发现这个社会文化构建活动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存在，作为多数族（汉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批判性的检验、反思和修正。（第67页）

当然，这种理性与包容，并非只是宽厚胸怀的朴素表达，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长期边疆生活经验与学术研究的结晶。虽然我们难以从《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一书中直接感受欧阳可惺长期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日常族际交往的体验，却不难发现，他与他的团队，为真正地贴近研究对象所做的大量的研读工作。他们的阅读，包括不少“边缘性”的“冷材料”，譬如《边锋》这样的问世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伊斯兰教边疆问题专刊”，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疆文艺》、《天山》等报纸杂志；当然更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这使得《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一书，具有了资料的丰富性与扎实性。当然，欧阳并没有被大量的材料所淹没，他还阅读了不少有关民族主义的中外研究专著，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辨性理论思考，从而得以将边疆的日常生活经验、丰富的史料及文学材料有机地构建在一起，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话语这一极少人研究的重要问题，作出了较为到位的把握。

当然，同任何优秀的研究著作一样，《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本书的系列论文兼访谈的结构模式，虽然带来了论述的灵活性与弹性，但也多少影响到了结构的严谨与系统性。再如，有些部分的理论思考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结合，似乎还可以更紧密些。譬如“‘巴扎’（集市）里的族性认同与认同变形”这一篇，选择的角度相当好，所思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是总体感觉还是有些过于抽象化了。如果该卷的作者王敏女士，能够将文化人类学考察方法、在地生活经验、文学体验、理论思辨四者更为丰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或许会给出一个具有丰富性、在地性与穿透性的文化人类学的“深描”。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一书，是值得开卷捧读的。这不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或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政府人员，也是值得阅读的，它会有助于破除一些人头脑中简单的“安定团结”、“统一分裂”的“管理思维”。其实，这本研究性著作，或许对于一般的民众，也可能是具有阅读价值的。因为本书所展示的公共性视野，不只是属于文学的，而且是属于个体、族群、民族、国家、世界的：

#### 4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在 21 世纪的社会语境条件下，我们的文学存在是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运作的，它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发展，必须作为一种公共性的存在。公共性不代表国家意志话语，也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政策，而是在一切社会公共领域中倡导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是协调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文化关系的一种隐在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是对众多言说者话语表达的合法性话语权的要求。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国家意志话语退出或淡化了，就不需要来自社会公共意志的公共性对文学参与者主观性的影响或约束吗？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本质与普遍性的文学本质是一致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同样存在着文学批评的道德律法和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道德律法与核心价值观就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时刻关注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自己的文学主观性如何与体现现实社会公共意志的公共性达到认同，这时，“文学的本质再也不能依靠霸权来确立，而只能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现实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来完成。毫无疑问，所谓文学的本质，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公共意志对文学的现实价值选择。亦即，文学是什么，取决于社会的公共意志，取决于社会所有文学参与者价值意志的最终妥协。这也就意味着，文学的价值观只有在尊重社会公共意志的条件下，才具有学理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才有希望具有公信力的文学本质命题”。很显然，在一个充满差异和多样性的时代，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意志的公共性作保障，一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成分，需要以公共性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取向，在公共性的平台上体现各自的差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是如此。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学以及各种差异性的主体，面对共同的社会都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要使自己参与其中并保证社会的公共性逻辑能够有效运行，使大家也是使各具差异性的个体生活在一个有序乃至和谐的社会当中。（第 73 页）

姚新勇

2013 年 2 月 25 日于广州暨南园

# 目 录

序：指向公共性建构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话语观察 /1

## 上 卷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 /3

面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35

作为民族叙述的“单边叙事”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70

面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介入理念 /97

## 中 卷

“想象的共同体”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困境 /119

族性、意识形态与萨义德的文化观 /135

东方镜像、文化身份与话语行动

——萨义德东方主义镜像批评探微 /185

族性、创伤与文化记忆

——四部半影像的碎片阅读 /196

“巴扎”（集市）里的族性认同与认同变形 /223

## 下 卷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戎教授访谈录 /231

## 2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跨文化研究范式与作为现代学术方法的“比较”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跃红教授访谈录 /248

怪诞与真实

——买买提明·吾守尔访谈录 /258

现代寓言一种

——朱马拜·比拉勒访谈录 /267

跨语际的成功实践

——艾克拜尔·米吉提访谈录 /278

多元文化的对接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访谈录 /293

我仿佛处在台风眼的宁静里

——傅查新昌访谈录 /305

为这样的读者写作

——穆罕默德·巴格拉西访谈录 /323

后记 /342

# 上 卷



#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

欧阳可惺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也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即如何面对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和批评中日益凸显的“少数族裔性”，以及如何用优先考虑本族裔为绝对核心原则来组织其话语系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表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中国之后，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或强调，不管是遮遮掩掩还是直截了当，都应当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趋势。这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或批评中的表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建构少数民族文学族裔性的自我话语系统，而是通过这种自我言说在表达着对主流权力话语的解构、对自身传统创造性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对“他者”的考察，并由此支撑某个少数族裔文学的批评价值和文化批评意识。同时，由于中国不同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存在，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有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付诸实践中，必然会与源自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各类文本产生某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族群文化冲突的思想情感来源。对此，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必须要予以正视和面对，需要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全球化背景下多种社会文化思潮传播交往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分析，以梳理和导引在21世纪的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一条路径。

—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的

## 4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确立为其标志的。面对外国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主体自我意识被空前地唤醒，这种要求进步、发展、强大，跻身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的出现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全球化影响给中国带来的最根本性的和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就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sup>①</sup>。同样，就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而言，从 20 世纪初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开始以及各方外部势力对我国边疆区域性社会的“介入性影响”，中国国内的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开始面对来自各方的社会思想、思潮，在这些思想、思潮的接受、传播和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本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也得到了萌发、产生和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事实。民族主义是包含了诸多明确目标的、以本民族利益为绝对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其中又可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等具体的目标追求，当然，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sup>②</sup> 而在这里，文化民族主义作为基本的民族主义表达意向在 20 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最能被直接感知到的。对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来说，20 世纪既是现代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进程的推进过程，也是国内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积极诉求和表达的进程，在这个同步进行的过程中，部分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要求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目标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对于整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不明确，差异性的意向表达是明显的。

从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部分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汉文化在多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并非是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在回顾本民族的文化历史演变过程时，不满意那种所谓被汉文化“殖民”的状况，他们始终在谋求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

---

<sup>①</sup> [美] 欧文·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 唐晓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

<sup>②</sup> [英] 厄内斯·盖纳特. 民族与民族主义 [M]. 韩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1.

特性的话语表达，往往在历史回顾性的话语叙述中批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如：“二十世纪初以来，西南地位的突出和彝汉交流的频繁，中原汉文化的优势在彝区得到充分的体现，各种考察团体以近乎殖民的意识和手段不经意地贩卖汉文化的社会模式和文化，以耀武扬威的姿态强制性地规定彝区的发展道路。”<sup>①</sup>类似这样的批评话语有可以理解的情感性因素，但话语的背后却是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表现了作者对于本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无限制地推崇和自信。这表明了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承担着本民族主体构建的历史重任。

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经历过诸多的战乱，对于其中的缘由，有多人从内外关系的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一种说法是：“新省外交关系复杂，每次事变，多少均带有国际背景，故自哈密事变起，至喀什宣告独立，以迄酿成现在骚乱的局势止，与其谓系中国军人的内战，毋宁说是赤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谓系民族的问题，毋宁说是野心国家挑拨离间的政策，是以徒知从内部安定新局，而不知从外交方面下功夫，则收效自非易易。”<sup>②</sup>这个说法有其合理之处，确实，“新疆南部的回教国宣布独立，西藏军队的进兵西康，日本军队在多伦诺尔邻近的活动，都不仅是边区当地临时发生的故事。这种事故是探试对方反抗的力量而生的，即是各国在中国边陲逐鹿的一段小史”<sup>③</sup>。就新疆而言，国外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新疆有苏联和英国的冲突”，“在继续的争持里，一个回教国家——在一个或别个强国控制之下——或将出现”。<sup>④</sup>从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趋势性的判断，这种说法无疑客观准确。但这样的说法也有片面之处，主要在于忽略了新疆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主体性因素，光从外部找原因还是有缺憾的。而另一种说法认为：“新疆事变爆发以来，迄已二载，论者多注重其国际间之背景，而忽略其民族间之意识，殊觉重其所轻，译者曾屡

<sup>①</sup> 李列. 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34.

<sup>②</sup> 钟羽. 新省外交之回顾与前瞻 [J]. 边锋，1934，1（3）：2.

<sup>③</sup> [美] 别生. 近代中国边疆宰割史 [M]. 国际问题研究会译. 上海：竞新印书馆，1934. 26.

<sup>④</sup> [美] 别生. 近代中国边疆宰割史 [M]. 国际问题研究会译. 上海：竞新印书馆，1934. 27.

## 6 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

将收到各地之回文杂志，择其有关者，译成汉文，以告国人，兹二篇之作，对于民族意识与新疆之生存，论述尤详，虽属明日黄花，然可见新变固有其原动力，而非完全尽属外感也。”<sup>①</sup>这是一种强调少数民族主体意识重要性的观点，在艾沙的这篇译文附言里，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已有相当影响了。对于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新疆不同民族中间的影响和反应，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经这样描述道：“在非汉族中间，对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引起许多不同的回应。有些非汉族人的世袭地位和政治特权与汉族人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并不赞同对现有状况进行任何改变。另外一些非汉族人则希望自己也可以上升到以前只有汉族人才能充任的位置，但是他们根本不想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政府和行政管理结构。有些维吾尔族人认为，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是绝对的多数民族，应该接管新疆，像以前的汉族人一样在新疆拥有优越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哈萨克族人、蒙古族人以及其他民族则希望既独立于维吾尔族人也独立于汉族人。还有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他们主张推翻自己的伯克、苏丹和王公，建立没有汉族地方行政官员的自治统治。”<sup>②</sup>从20世纪新疆历史的实际状况看，拉铁摩尔当时的描绘是比较客观、准确的。

在那个时代，直截了当地表达鲜明的政治民族主义要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如艾沙·玉素甫依拜当时在南京主编的《边锋》杂志上有这样的表达：“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只要他们还能保留若干民族的意识和传统文化，谁也不容否认他们应有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和进行独立自治的企图；也只要他们确能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为自由，解放，独立，自治而奋斗，谁也不容假借任何理由，加以妨疑，干涉或压迫。不过这种愿望和企图之实现，应有它本身先决的条件和充分的准备，那便是：一般民众知识的提高和自治能力的培植。”<sup>③</sup>“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站在整个民族利益的观点上，必须彻底觉悟，看破赤白帝国主义的野

---

① 艾沙·玉素甫依拜. 新疆事变与各地回教之舆论 [J]. 边锋, 1934, 1 (4): 49.

②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 the 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 [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0. p. 218.

③ 哈纳斐. 忠告南疆同胞书 [J]. 王钟羽, 孙煦初译. 边锋, 1934, 1 (创刊号): 1.

心与阴谋……我们应当向诚信的中央政府，要求自治，自由与平等，万不可假借外力，引虎自卫，更不可甘心替赤白帝国主义作工具，作傀儡，以遗祸回族而成为祖国的罪人。”<sup>①</sup>此文章作者哈纳斐是当时《边锋》期刊的维吾尔文编辑，是维吾尔族人。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在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当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倾向，虽然这篇文章的译者认为哈纳斐对南疆维吾尔族独立问题采取的是“客观公允”的态度，但现在看来，其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已无法遮蔽。艾沙及哈纳斐等均有民族独立之欲求，在当时也不过是假时日以待机会进行革命，建立维吾尔族自治政权罢了。但他们当时都能够看到作为维吾尔族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进行的现代性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和革命，这与历史的发展进步是等距离的。在20世纪初新疆这样一个现代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维吾尔族面对商业文明、现代工业，是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族群。<sup>②</sup>由于新疆区域性社会的特征及各方外部势力的“介入性影响”，20世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形成是有着其比较明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的。<sup>③</sup>

所以，对于在20世纪积极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在边疆区域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意识表达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培养全国各族人民的多民族国家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融为一体，共同抵御外部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在这个进程中，边疆的民族教育是最为迫切的。“我们此地所讲的民族教育，指的是：一、边疆各个民族的教育；二、整个民族意识的教育。”“边省的种族复杂，宗教分歧，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观念不深。所以，第一要义，边疆教育要着重培养整个民族的意识。”<sup>④</sup>这里强调的是要在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中，培养国家意识，这是民族教育的最根本的问题。

<sup>①</sup> 哈纳斐. 忠告南疆同胞书 [J]. 王钟羽，孙煦初译. 边锋，1934，1（创刊号）：3.

<sup>②</sup> 在笔者看来，厄内斯·盖纳特的民族主义理论比较适用于对20世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参见 [英] 厄内斯·盖纳特. 民族与民族主义 [M]. 韩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sup>③</sup>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是本文展开的话题，故不再赘述。关于20世纪初期维吾尔族民族主义的溯源，可参见 David John Brophy. *Tending to Unite? The Origins of Uyghur Nationalism*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sup>④</sup> 方东澄. 边疆教育问题概论 [J]. 边疆，1937，2（2）：6.